

第1章
曾经聚散



你未曾走远

杨蓓浙 | 初3高7^①

离开学军三十年了。毕业那年，高考一考完，因为在省化学竞赛中拿到一等奖，我去了北京，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化学夏令营。回来时，大家都准备上大学了，所以，好像没有一个正式的告别，就匆匆走了。但走进学军的那一刻，我却记得格外清楚，仿佛就在昨日。

那是1978年，前一年刚恢复高考，杭州市的几所重点中学，开始向全市招生，不再分片分区就近上学，想借此集中有限的资源，迅速提高教育水平。于是，在小学快毕业时，老师突然把我们这群天天在丢沙包、跳橡皮筋、搞绿化积肥的毕业班学生召集在一起，告诉我们说要到一个叫“学军中学”的学校去考试，考上了，就可以去那里读初中，而不是小学附近的另一所中学。那所中学的门窗破的破，碎的碎，校园里还经常有一些反挂书包游荡的年轻人打群架。我们听了，似懂非懂的，也没有搞什么题海战术准备，排着队，嘻嘻哈哈、懵懵懂懂地就去考试了。

一入学军，我就被那幢古色古香的教学楼吸引了——那是一座有着小飞檐的灰色的三层建筑，四方的窗，庄严而慈威地立在办公室的左侧。大楼里的教室，一排对着操场，一排对着校外，

① 此处“初3高7”是初中3班和高中7班的缩写，下同。

窗明几净，光线清亮。房子很厚实，属于冬暖夏凉的那种，配上隐约泛着木纹的桌椅，真是读书写字的好地方。监考老师们，就是后来教我们的老师，到今天，还记着他们如何轻声细语地告诉我们填好自己的名字，还有他们那关切的神态。其实，那是我们人生中一场很重要的考试，而监考老师带着欣赏而热切的目光，让我觉得，我们是一群老师们等了很久的孩子。

考试中，有一个测试概率比较苹果大小的题，其实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是用来测试一个人的分析能力。考完试，在回去的一路上，我们都在讨论可能的答案。那一刻，我就很想进这所叫“学军”的学校读书，很想见到那些很“老师”的老师，很想知道那道题的最终答案。三十年过去了，不曾忘掉那道题，更不曾忘了后来教我们的老师们。

二

学军的老师温文厚重，用优秀的文化传承，启迪着我们懵懂的智慧。从 ABC 到多来米，从摩尔定律到动量守恒，从“海客谈瀛洲”到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，点点滴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老师的语调、手势、音容笑貌，和那些读过的书深深地连在一起了。文真真老师的眯眯微笑，邱志权老师的挺背耸肩，寿纪媛老师的

“敲栗子”，贺元泰老师的一往直前，叶绍昆老师的中式棉袄……一切，都带着书香味，清晰地印在脑海里。

学军的老师认真执着，对自己所教的科目热情有加。记得那时生物还是新兴学科，大家并不是很看重，但教课的鲁老师每次上课铃还未响，就开始在黑板上画生物图，全然不顾身后女生们高声讨论其他课习题的答案，男生们嬉笑地互相扔纸团。鲁老师会一直到画好才转过身，往往这时，教室一下子就安静了。鲁老师的画里，有充满张力的细胞泡，有用粉笔密密点上的细胞质，有蕴藏着密码的细胞核，还有细胞分裂的生动过程。那充满活力的神经元和神经末梢，像一幅幅寻宝图，召唤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本源。如今生命科学日新月异，硕果累累，更觉当年老师的用心良苦，用他独特的方式启迪我们。

讲到慈爱，无论如何也要记上周兰娟老师。很长时间，我都不知道周老师的一双儿女其实也在学军，只觉得老师把自己当女儿看待。那时有个化学兴趣小组，周老师领着我们像读大学一样做研究，不仅要做实验，还要整理成文，经常做到天黑才回家。周老师每次都陪我们踏着街灯回家，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带我们而不是她的女儿，走过校园的春夏秋冬。

老师们不仅传授知识，更把自己的梦想托付给我们。我的启



蒙老师，该是初中的物理老师。他话不多，感觉让人不容易亲近，每次教课，不多也不少，上课铃响踏入教室，下课铃响就合上书本。唯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他布置的作业：总是有浅有深，常有一两题要自己去想一想，挑战下大家的能力，而只有当他给出一些解题小窍门时，才会看到他不经意流露出的得意笑容。

可有一天，讲到电压电流，书中只有短短一行字提到了电池，他和往常很不一样，突然结结巴巴，脸涨得通红地讲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内容，从电池如何被发明，讲到当时电池的局限性，但始终让人感觉没讲出他真正要说的。直到下课铃响，他没像往日一样合上课本，像是终于下了决心，很坚定地对他说：“将来能发明新电池，突破现有电池的寿命或容量局限性的人，一定会拿诺贝尔物理学奖！”

这话对我好有诱惑力，我望着墙上挂着的科学家画像，有点怀疑老师的话。但既然他说得诺贝尔奖好像触手可及，那就没有理由不选择学习物理。多年以后回想，老师肯定曾做过这方面的研究，那是他未实现的梦想。他用这样的方式将它托付给他的学生们了。确实，因为想要验证自己和诺贝尔奖之间的距离，考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物理专业。这些年来电池技术不断创新，从手表、计算机用的锂电池，到一代代手机电池，再到今天很热

门的电动车电池，电池造就的社会价值，远远超过了诺贝尔奖的意义。而我也因为老师的一句话，有幸跟随物理学上解宇宙大爆炸，下析微波粒子裂变，充分领略了其间的旖旎风光和神奇魅力。正巧有位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夫人是大学校友，于是大家笑言，当年雄心勃勃的触手可及，似乎还真不遥远。

三

三十年春华秋实，沧桑轮回，当年学校歌咏比赛时所唱的那首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又红遍大江南北，而我们，又回到同学们的身旁。虽然大家身处天南海北，但不仅没有疏远，反而彼此心更近了。就像这次为纪念册催稿，恍如真的回到中学时代，陆陆就坐在我的后面，常常敲敲我的凳子说“喂，拿过来看看”，语气总是不容置疑。我也依然像当年一样，觉得没有**写出自己的**心情。当年总是怂恿他去邻座王晓军和后座吴剑平那里找一点精彩，然后让我借用一两句；这次，就拜托他删删减减，像我衣服一样，妙手成就华章。

因为要写点什么，一个人在温哥华的秋夜里，**回想在学军的**当年。记得最快乐的时刻，应该是那些有太阳的日子。下课了，大家靠阳台立成一排，在长长的走廊上，可以忘掉考试，可以看

大家嬉笑打闹，看到每个人和课堂里不一样的模样。回想在学军的当年，我们有擦身而过的遗憾和未曾留意到的美丽，还有一直不会说出来的秘密。回想在学军的当年，大家一起做得最多的事，可能还是对答案。三十年过去了，现在要对的答案反而更多。人生精彩多样，答案自然缤纷。于是在日不落的微信群里，在漂洋过海的聚会里，我们寻找闺密死党，一起翻阅人生的答案。我们探讨是该雨天里轻搅咖啡，还是一身戎装手持刀枪；是赏温哥华春天的樱花，还是看北京香山秋天的红叶；是去灵隐寺点一炷清香，还是手持《圣经》布道天下……这答案还是跟初进学军的那道考题一般，似乎有，似乎又没有。我们算得出太阳一百万年后的状态，却无法预言一分钟后小孩子的位置，更无法确知关于未来种种的答案。但有一个答案是共同的，我们是学军人，三十春秋，我们不曾走远，而此时此刻，我们在一起！

2014年10月30日于温哥华

赴一场与自己的聚会

韩 炜 | 初7高1

一、过去与现在的叠化

有一部伟大的纪录片——《7 UP》，从1964年开始，记录14位英国7岁儿童的生活，每隔7年，导演迈克尔·艾普特从14位拍摄参与者生活中取材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跨越49年（每7年一集）。世界上大多数人并没有这7个英国孩子的机缘，可以在暮年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生命在胶片上迅速闪过，看到自己生活的脉络和岁月的流痕。

事实上，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形成了若干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，来保留对过去岁月的记忆和回顾，比如照片、私人录影，比如节日团聚话家常，比如过生日等各种纪念日。比如杭州学军中学1984年高中毕业的一群人，眼下正在准备赴一场三十周年的聚会，一个无私而热情的团队正在为一本纪念册辛苦工作，试图用文字和影像捕捉、定格三十年间的若干碎片。

我不是一个科学家，在我有限的知识里，似乎只有人类有这样的一种文化，记忆在过去、现在之间穿梭，情感在既往和当下之间荡漾。

网上看到各班同学上传的毕业照，这些模糊的照片中，有许多身影已经不再熟悉，也有许多身影只留在照片上。根据几个记

记忆力很好的同学回忆，目前所知共有七八位同学已经离开人世。也就是说，那几位老同学将注定不能出现在即将到来的三十周年聚会合影上了。那么，是不是有一种合成方式，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合影中，将他们几位的黑白影像叠化进我们的聚会中呢？就像上述那部纪录片中，56岁的老人在屏幕上看到7岁的自己在讲述着自己的未来。而那个未来，如今已经到来……

自然，这只是我近乎矫情的一个想法和某种情绪的恍惚。

二、记忆只有碎片，足够情感的荡漾

记忆无法被真实地触摸，既往也需要安静，不被打扰。前一阵，大家讨论要写一写几个逝去的老同学。寡言多情的大文就表示，他好像不知道如何下笔，是因为感触太多、记忆太重，还是什么原因，不得而知。有时候，带着一定距离的回忆反而更空灵些。

关于逝去，我想到了三个同学，都带着我个人的记忆角度。

一个叫郑新岭。许多同学比我更了解他。自他离世后网上诸君有过多次的缅怀，我也因此看到了一些他在国外意气风发的照片。照片上，郑新岭身姿挺拔，眉眼舒展，一看就是一个有着健康生活方式，持续锻炼的年轻人。如此强壮健康，又兼前程似锦，突然英年早逝，不免令人唏嘘。

我对郑新岭最私人化的记忆，是初中7班的一个学期，我们同桌，当年的他身体纤薄，个子很小，和我一样，因此同坐在第一排。第一排是很受老师监控的，更要命的是，当时有许多课程，实在没什么听头。打发无聊的方式——当时叫作“小动作”，有很多种，郑新岭的方式很特别，画连环画上的盔甲武士，诸如关羽、赵子龙、岳飞、杨再兴。到现在我还记得，郑新岭画得极好，不需要临摹，信手画来，栩栩如生，最可爱的是，他热衷于耐心地画那些盔甲，每片盔甲鳞片都用一个轻巧的“钩”表示，一钩一钩，耐心得像是一个经验老到宠辱不惊的手工艺人。

至今，我眼前还有郑新岭歪着脑袋，用课本做掩护，一钩一钩地画盔甲鳞片的样子。

得知张红猝逝的消息，是在毕业工作以后。那时的上班，就像20世纪的许多老人，打水，拿报纸。当年杭州有一张前卫的“八卦报纸”叫《钱江晚报》，忽一日，在报纸的角落，我看到一则小小的社会新闻：某办公楼发生电梯事故。

张红是当时学军中学一个很特别的女生。她体育**很好**，为人腼腆，母亲是体育老师。因为有些罗曼蒂克的**传闻**，**成为**男生私下常议论的一个女生。我跟张红也几无交往。**工作后路遇过一次**，得知她好像在某公司上班做办事员，淡淡地说了一**会儿话**。中学

* 时代的传说就像青春电影里的某种色调，在她身上已经云淡风轻。忽而看到这么一则新闻，一个生活中具象的故人，就逝去在一则语调中性的新闻里，当时给我的触动难以言说。

不断地远去和逝去，慢慢伴随着我们的成长。王雅旭是个活性因子特别强的老同学。毕业后不久他突然冒出来，说自己从一个死气沉沉的中专辞职了，当年的辞职是件很了不得的事，更何况他辞职后居然是去做生意，当时叫“下海”。他喜欢音乐，做的是音响生意。他做的“工程”是给县城里的卡拉OK厅装音响设备。当时的歌厅还在初级阶段，生意很好做。不多久，王雅旭兴冲冲地又冒出来，手里提着当年两三万一台的“大哥大”，说自己有合伙人和过得去的办公室了，要我去参观。拉我到 he 满是音响设备的办公室的那天，他搬了张椅子，调整再三，摆到音效最佳的位置，摁我坐下，打开自留的一套功放，层次细腻的HiFi音乐流淌出来，伴随着他欣慰的笑意。王雅旭的笑容一定是朋友间记忆深刻的，两眼眯缝，笑得酣畅而沉默。再后来，就听到关于晚间黄沙车肇事引发交通事故的消息。

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这三个远近不同的老同学：一个拥有着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健康少年；一个在体育场上如母鹿般奔跑，在那个情感萧瑟时代流传出浪漫传说的美丽女孩；一个活力超常，

出现的时候永远是一脸笑容的音乐发烧友……

三、在记忆的虫洞中聚会

如果说，三十年前的那场高考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，那么，三十年后的今天将是一次什么样的团聚？

我更愿意相信，这次也许并不轰轰烈烈的聚会，而将会是我们近五十年生命中最有价值的身心体验之一。在那里，我们不是去展示我们拥有的财富、地位，也不是在一场苍白的躯体聚会中苍白地集体怀旧。

在三十年匆忙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身体日渐干枯，年轻时代依靠荷尔蒙支撑的情爱也渐成生活的余韵，此时我们的生命原力是什么？熟练地展示我们在三十年间练就的职业技巧，吐槽各自孩子的烦恼与快乐，维持财富的保值和增长，在冬日阳光下晾晒色调褪去、日渐模糊的回忆？相信这会是我们这一代人此时的心结，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与诉说。

这恰逢其时的一场聚会让我们突然发现，还有一种只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动：对于自己三十年生命的触摸和情感的荡漾，一种异次元的触摸，一种超越时空逻辑维度的荡漾。

我最喜爱的导演 Robert Zemeckis 执导过一部叫 *Contact* 的电

影，Jodie Foster 扮演的科学家通过虫洞与逝去的父亲相见，但是人类并不相信她与未知人士 Contact 的有关叙述。影片最后，引用了原著作者卡尔萨根的名言：“如果宇宙中存在的生物只有人类，那将是对空间的**极大**浪费。”套用这个句式，我想说，如果人生只执于**当下的身心感知**，那将是对人类这种灵性动物的极大浪费。

我们有理由**相信**，在**未曾**科学化描述与认同的世界里，有许多“虫洞”，可以供我们**与自己**聚会，与他人聚会，与不同时间的同一空间聚会，与不同空间的同一时间聚会。我们每个人滞留在不同时间维度中的生命流淌，都在等待着我们逡巡穿梭回去，行一场欢乐的聚会……

由是，让我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，回到那个熟悉而陌生的位于中国浙江杭州文三街上的校园，赴一场与自己的聚会，赴一场与三十年前的自己的约会。

2014年11月14日



时光挥不去

叶 枫 | 初2高7

我心底的学军中学画面，总有那幢青砖黑瓦的老教学楼：南边临街的空地上间隔地栽种着杨树、柳树和香樟树，挺拔高大，随风摇曳；每当我们跑过那些吱吱呀呀的木地板和楼梯时，长长的幽暗走廊里便如舞台般，光影和人影迷离交织；阳光透过每间教室的门框落进长廊的木地板上，画下一格一格的三角。

学军中学占地不算大，大门对着文三街，简单的两扇银灰铁皮门。一进大门，正对一幢飞檐青砖的三层教师办公楼，校门两旁的阅报栏上常常张贴着学生排名成绩和学校事迹，每每路过，家长们和我们都要瞄上一眼，那里是顶峰，那里是悬崖。校园内整整齐齐的梧桐树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初中加入书画兴趣班，遇见孟泉等一班自少年宫书法班结识的同学，曾一起在校园里写生，最爱的一幕就是描绘树荫婆娑下的校园建筑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无疑是个转折的年代。当时整个社会如同校园东边的河道，逢着西湖开闸放水的欢喜，一点点的情绪高涨起来。一夜之间，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里挤满了人，冒出许多再版新译的书籍来。那些书籍如同一支支手电，照亮了每个读者面前暗黑如漆的岩洞，外面世界的光亮竟那么激动人心。生逢其时

的我们，多么幸运啊！

幸运对一个少年来说，是在人生最初的路途上遇到对的家庭、对的老师、对的好友。在学军的六年，我就是其中那个幸运儿。

二

初中三年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邱志权老师、琚璐萍老师、褚家莲老师和我们2班班主任刘国钧老师。

邱志权老师当时教初中2班和3班的语文。她个头不高，瓜子脸，齐耳短发，时而微笑赞许，时而目光如炬，有一股（现在想来）民国五四青年的范儿。从初一开始，邱老师就每天早自习要求我们熟背一首唐诗，还常常督促我们阅读她油印的诸子百家文选小册子。至今还会想到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，如《晏子使楚》《南橘北枳》等。

那时标准的语文课本里，还留着许多“文革”故事，比如《草原小姐妹》和《高玉宝》等内容，新的教材还在不断编审之中。邱老师一直将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灌输给我们，她近似强迫地要求我们每天背一篇唐宋诗词，每周一篇随笔作文。这日复一日的背读，将那些流传千年的优美文字一点点地刻入我们生活中。诗词之美，在于情怀，而文字之美，在于精练。感恩邱老师，在